

人類是很奇怪的族類。

他們脆弱又渺小，不依靠群體的力量無法生存，卻又為了個體利益勾心鬥角互相迫害。

縱使上一刻咬得你死我活，必要時卻又會鬆口將利牙朝向異類。
既不像群體生物，也不似獨行習性。

但有一點，祂還是明白的。

為了不讓同伴將爭奪資源的自己視為敵人，其中聰明的傢伙，善於豎起標靶，將之劃分為「異類」。

如果在上頭多添點「怪異」、「作祟」的佐料，連僅剩的理智也會被掩得徹底。

道行尚不足以山名冠稱的祂對此無可奈何，想必就連〈天狗經〉裡傳頌著的四十八天狗也為此飽受困擾吧？

祂只能選擇遠遠地避開紛擾。

即使得鑽進狹窄的籠子，過上一點也不值得驕傲的生活。

「……以稀有性與歷史價值來說，你的品種確實珍貴……」

房外的那名男人坐在西洋來的家具上，聽說是一種叫「沙發椅」的物件，帶著四只腳跟高高的靠背，看著挺鬆軟。

沒什麼特徵的容貌，沒多少情緒的表情，只有人中那修剪整齊的小鬍子給人留下的印象深刻一些，在祂看來無聊的很。

此時此刻，即使是那腦袋空空的男人，也不免露出感到困擾的神色。

「傲慢天狗被關在這狹小的屋，我以為該有些屈辱的情緒淤積起來。」

「你作為收藏，沒意思。」

——讓人覺得沒意思的鼻高天狗只是懶散地打了個哈欠，在狹小和室如臥佛那般倚在疊蓆上。

漫不經心的視線穿過牢籠的檻之間，與屋主的目光對接上。

「爾等的視野太渺小了。」

「天地乃束縛吾等的牢，人世紛擾與懲罰無異。」

早不曉得把羽扇扔哪去的鼻高天狗抓抓發癢的腰椎，隨興地擺了擺手。

「既然籠在牢中，籠裡籠外都一般屈辱呀。」

「還是汝想看『表演』助興？吾不介意配合爾等口味。」

說到這，鼻高天狗打了個響指。

方才還頂著長鼻子、作山伏打扮的紅皮怪異便換過模樣，成了細皮嫩肉、白淨俊俏的人類男子。

「瞧、『靜態展示』跟『動態表演』吾都能配合，上哪能找到這麼有意思的收藏品。」

「還是汝想看吾作為女性下場？都行吧。」

面對眼前這品種上明明是出了名的高傲，卻渾身散發出一股魚乾味的怪異，總是把經歷的人事物當成戲來看的空殼之男難得有些頭疼。

平時是自己在籠外觀賞怪異，如今卻是天狗在籠中笑看人類。

事到如今，他也只能承認一件事。

——他，[物江鄉介](#)，被一頭天狗給「碰瓷」了。

二ノ夜：神隱（上）

「這次的工作不是私活或捕捉。」

「人口失蹤案，三週間有五名孩童、兩名婦女失蹤，成人在失蹤地點遺留下大量血跡與部分斷肢，疑似死亡，當地村民懷疑是怪異作祟而上報。」

「現在確定由十紋接手此案，並擊退那名作祟的怪異……」

負責轉達任務要求的茶髮兵長停頓了下，清脆如玉珠落盤的嗓音自沒有輪廓的面具下傳出，語調婉轉若鶯鳥細語，試圖將跟前的人形冰塊捂得軟化幾分。

「——這次任務能拜託您帶隊嗎？礪波長官。」

「那怪異很可能是兵卒無法處理的強度。」

被比喻成無機物的[金髮軍人](#)木著臉，比大多數日本人還要高挑的身材，低頭看向兵長的視線不免帶來一種壓迫感。

「[十紋派下的任務，我會完成。](#)」他一板一眼地應答：「[……除此之外的，與我無關。](#)」

收下指令書的金髮軍人隨即點了幾名兵卒隨行，一同離開處室前去領取裝備，遠遠避開的那些同僚這才一擁而上，感慨地包圍住茶髮兵長。

「挺行的呀你！還以為你會像以前那些傢伙一樣被盯得哭出來——」

「不，再怎麼講，『眼神兇惡得讓大男人當場哭出來』這種傳聞本身就過於戲劇化了。」

「那下次換你去傳話給礪波先生？」

「閉嘴啦！那種體驗一生一次就夠了……」

「哈哈，西蓮寺，辛苦了！以後的工作傳達也麻煩你囉——」

壓根沒打算遮掩的薄情寡義與冷嘲熱諷。

排擠意圖起於瞧不上他的共識。

別說思考了，連觀察力都用不上就能得出這些結論。

新調來這處室的西蓮寺清悅，只需一周就放棄計較這些同僚的劣根性——都是些聚集起來賺外快的禿鷹，沒必要與彼此建立什麼軍人情誼。

不如說，這些經驗豐富遍歷各部的兵油子到哪都滑膩得很，對那位礪波長官的態度反倒顯得特別。

這位礪波長官的立場也確實特別。

身為物江一系的下士官，卻老是在跟物江大尉作對，交代下的「工作」也愛理不理的。

這樣的傢伙半年前竟然能被調職到地方大部，上個月調回京都後多了幾分往准士官發展的可能性。

光是想想就足夠讓西蓮寺清悅嫉妒得腸胃不適。

然後，為了避免這傢伙在京都發脾氣(西蓮寺上個部門的長官把這說得像軍人工作使性子很正常一樣)，讓善於交涉的人員出馬控場，竟然把西蓮寺清悅平降到第一線單位——若非他依舊待在內勤崗位上，他都要開始懷疑自己被冷藏了。

但，工作就是工作。

即使待遇如此慘無人道，西蓮寺清悅還是會想辦法收集之前沒在關注的礪波長官的資料，想辦法討好這難搞的男人，維持自己的工作績效，找機會培訓出交涉接班人，早日成為甩手掌櫃，騰出空閒尋覓調職的機會。

懶得再跟那些兵油子打交道(也不想再提醒自己像是被冷藏)，離開處室的西蓮寺清悅檢查過儀容，還有面具是否戴得牢固，才踏著優雅的步伐前往物江大尉的辦公室。

認真的態度、工作的效率只是基本。

儘管物江大尉算不上什麼好長官，但對於身為半妖軍人的西蓮寺清悅來說，物江一系確實是「正確」地付出就能換取收穫的體系。

有心鑽營的他，長相上達不到物江大尉的審美標準，想要更進一步討好長官，唯一能努力的就是保持清脆動聽的聲音、賞心悅目的儀態，然後——別讓那張臉暴露在大尉面前，不管發生什麼狀況。

物江鄉介，據說母族是了不得的華族，但明面上就是軍人世家(父族)的子弟，在軍校的成績不差，可也沒什麼顯眼之處。

沒有第一線作戰的功績，也沒有指揮的長才、參謀的價值，靠著掛名在數次重要會議中的資歷，作為純粹的文書職，他抵達了理論上的極限——大尉階。

但比起乏善可陳的經歷，物江大尉此人更給人深刻印象的是名聲。

物江鄉介喜歡美麗的事物。

容貌的美，聲色的美、姿態的美，美得越偏離常理越投其所好。

於是，聚集在物江大尉身邊的幾乎是些美麗的人，其中不乏在這方面得天獨厚的半妖一流。

（如果能接受被打上以色侍人、自我沉淪這種標籤的話，物江一系在升遷上的考量不看種族，還算公平，不過像西蓮寺清悅這樣主動投誠的半妖不多。）

看上去行事糊塗無能、為了滿足自己的愛好以權謀私，似乎誰也管不著。

那也不過是沒牴觸到前提下的放浪。

物江鄉介從未掩飾自己依賴家族權勢，也沒有誰就這點進行攻堅，就像這本身即是各方協商後的結論。

那是棋子一般的存在。

不過是兵長的西蓮寺清悅，連被捲入其中的門檻都構不著。

但即使是他，走神時也不由得會暢想：究竟是怎樣的條件交換與利益，讓物江鄉介這般異類得以佇立於十紋之中？是什麼需求使這樣顯眼的棋子長久存在？

有朝一日，他能否捻起這枚棋子，令其為他所利用？

「——清悅。」

似靜電般的酥麻從一個點漫開，在他的後頸那曖昧不清、似搔似撫的觸感又往下一劃。

「新單位怎麼樣？跟新長官相處得還行嗎？」

西蓮寺清悅立刻往旁邊一閃，抓緊自己的領口往上提、把身體遮得更密實，面具後的眉頭都要皺成一團無解的結。

聽覺敏銳的他本在接收到聲音時就反應過來的，卻總是躲不開對方的觸碰。

「別這樣躲避我嘛——」

而不知道何時繞到他身後——現在是面對面了——的不速之客只是笑瞇瞇地半舉著雙手，像是在主動投降、又像是在玩鬧討饒。

往往帶著鉤子眼神，此時也收斂得沒什麼攻擊性。

把最強烈的特徵去掉，那張還算清秀的臉看上去平凡多了。

……就是那披頭散髮、衣衫不整的模樣十足地不正經，一點也不像該在軍營裡的打扮。

「我只是想表現得……嗯、更親切一點？」

這對西蓮寺清悅並不管用，只會讓他進一步投以看見毒物的眼神。

不要跟這傢伙做任何會改變關係的互動，拉出安全距離，最好只談公事以避免節外生枝，這是他最近幾年冷眼旁觀得出的結論。

已經知曉這傢伙為了娛樂物江大尉，究竟對多少同僚下過毒手，他絕對不會像起初那樣看這傢伙相貌一般就掉以輕心。

（換句話說，這才是他輕忽的地方：明明相貌一般還能待在物江一系，那肯定有什麼殺手鐮。）

再者，不提這傢伙是物江大尉正寵著的部下……

斥罵也是一種互動的意向，很危險的。

他得克制自己惡語相向（吐槽對方的軍階連不用敬稱都足夠狂妄了還敢調侃自己、諷刺對方穿得像剛辦完事的軍妓一樣）的衝動。

「……新單位的工作已經上軌道了。」

西蓮寺清悅語氣僵硬地回覆：「礪波長官也不如傳言那樣棘手。」

「是吧？那小鬼確實是個蠢蛋，但也沒有那麼難搞啦。」

也不曉得這傢伙是在替礪波長官開脫些什麼，一臉嫌棄地抱臂數落著，嘴上的話卻又慢慢地偏向對方。

「什麼一眼把人嚇哭、總覺得會拔刀從背後捅過來、感覺好像被看成獵物盯上了什麼的，是在寫三流小說嗎？哈。」

「……在工作上，礪波長官的私人情緒確實過於強烈。」

他客觀地提了句公事上的評語，轉過話題就想離開：「我得去向物江大尉彙報工作，告辭。」

「哦、正好！我得過去鄉介那排行程，一起走？」

……西蓮寺清悅好不容易忍下暗恨的嗤嘖聲，卻差點忘了呼吸。

「每天早晚吵吵嚷嚷的做什麼來著，想把吾鬧聾嗎！」

一巴掌拍得鐵欄杆銀鐺作響，還有些灰塵從天花板被震下來，整間屋的人都安靜了一會兒。

隔壁改裝動土的聲響日夜不休，搞得鼻高天狗的脾氣都上來了。

「事到如今，還肖想把吾趕出去？」

「沒意思的收藏，哪來的資格獨佔一屋。」

腦袋空空的屋主散漫地倚在沙發椅上，甚至懶得把目光分給鼻高天狗。

「那邊的，等等騰出手來，在鐵欄杆前加組對開的拉簾。」

「汝等竟敢——哼、罷了，吾可不是來享受的。」

鼻高天狗鄙夷地哼了聲，無視那名開始閉目養神的空腦袋人類，背過身，自顧自地打起呼嚕來。

這一呼嚕下去就在屋裡迷糊度過幾輪日夜。

等鼻高天狗醒來，沒有窗的屋內全仰賴燈光照明，無法分辨時辰，幸好還有直覺能告訴祂：現在恰是白晝正午。

……可祂感覺屋裡比起睡前的深夜還冷了些……

還有聽上去不太愉快的細微噪音。

「——啊咧？你醒啦。」

沒聽過的聲線從隔壁傳來，那噪音變得明顯了點，能聽出是金屬摩擦碰敲的聲響。

「我想說那麼豪邁的呼嚕聲怎麼沒了……」

鼻高天狗沒有回答。

祂對人類不感興趣，跟屋主談話只是基於寄宿身分意思意思地尊重點，為此費些力氣嘲諷一下屋主的興趣。

不過是換個地方圖那份清淨。

「還是正巧壽終正寢了？或者換姿勢不打呼了？」

「.....聽起來還有呼吸，不像在睡耶.....」

「.....哦，對呦。」

「被做土木的吵得半死也沒吭聲，鄉介來才開始抱怨.....是很彆扭的家伙.....」

「.....奇怪，被吐槽也沒反應？」

「還沒脫離狀態嗎.....傷腦筋.....」

「.....好無聊呀.....」

「啥時才會有人想起來呀.....唉.....」

「這也、太冷、了.....」

半天過去，隔壁的人類終於安靜下來。

就是那細微的噪音不時還會出現，在沉寂的空間裡顯得擾人。

鼻高天狗突感一陣索然無味。

這裡確實是清靜。

但沒有在樹叢中悠然穿梭的鳥雀，也沒有於山脈間潺潺流過的溪水，更沒有那些無形無色卻飽含著日月溫度的空氣。

祂開始想念相伴多年的山。

可祂很清楚，祂已經找不回在人類踏門侵戶後逐漸失卻本來模樣的故鄉。

祂來到這籠裡，與選擇無關，不過是巧合。

離開故鄉流浪的途中，祂偶爾會跟那些品味糟糕的妖魔起衝突。

半個月前，與祂起過衝突的野狐狸被厄除人秘密逮捕並押送至此。

看似是座落郊區與山相倚的深宅大院，卻有數不清的術式分散在各間屋內，關押著值得收藏的物件。

作惡的妖魔，沒落的神祇，貌美的精怪，誘人的靈物。

野狐狸似乎不符合收藏的條件，很快地就成了無法開口的證物，作為厄除人的功績收拾掉了。

——爾後，祂現身於宅邸，決定好好作弄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人類。

尤其是這裡的屋主。

那腦袋空空的男人應該是那些厄除人之中尸位素餐的一份子。

比起對方無趣的臉孔與聲音，其惡劣興趣給祂留下的印象更為深刻。

不巧的，祂的興趣不多，讓看不順眼的傢伙過得不開心就是其中之一。

這就是祂之所以鑽進這壓根關不住祂的籠裡裝瘋賣傻的緣由了。

這裡總是有人類在宅邸裡走動，只是不一定會走進屋裡，祂在觀察時就注意到了。

所以祂本來以為自己不會待太久。

可現在細數下，祂發現自己竟已留了十多天。

或許是因為，這裡雖是人類的地盤，卻實在不像人類生活的地域。

回不去故鄉的祂，四方皆異鄉，待在哪也沒什麼區別。

不過，既然這開始變得無聊，或許祂應該換個地方？

總會有人類還無法觸及的山林……

……

……………這可真是奇了。

這不是祂離開山後第一次懷念故鄉。

也不是祂流浪途上第一次索然無味。

但是、哪裡不對。

祂是隨心所欲的鼻高天狗，不管是與妖魔作對，抑或戲弄人類，向來是想到什麼就做什麼。

說得自貶些，祂是行動快過思考的（大腦簡單）肉體派。

——這裡能有什麼東西讓祂猶豫？

鼻高天狗起身，無喜無悲的面孔肅穆，燈光從頭頂落在那起伏明顯的輪廓與大鼻子，形成的光影有些滲人。

雖不及那些強大而有名的四十八天狗，但在天狗中撐得起傲慢高鼻的祂，區區兩指粗的鐵欄杆、粉飾過的砂漿磚牆、到處都是縫隙的房屋、扣押弱小玩物的術式，怎麼可能阻擋住祂的步伐？

連羽扇、寶槌都用不著，隨著室內莫名風起，失卻形體的祂輕易地就穿梭過鐵欄杆，又鑽入陰冷的隔壁——

沒有燈光，昏暗濕冷，露出石磚的牆面上打入一處處鐵樁，用沉重鎖鏈連起鏢鏑。

而匍匐於地上的人形，呼吸起伏微弱得連繫上的鎖鏈都不怎麼出聲。

多年以後，每當祂回想起那幕，都不由得感嘆：

——那種忍不住想繃緊臉皮、硬撐起面子的反應，可能就是所謂的「矜持」或「尷尬」。

作為傳說發源物種，鼻高天狗藥上坊還是第一次經歷「神隱」。

二ノ夜：神隱（待續）